

中大新人類

伙炭——老火新炭的藝術搖籃

十年前，一群充滿藝術熱誠的中大人，聚集火炭工業區，自稱為「伙炭」(Fotanian)——城市中熱愛藝術的族群，每年舉辦工作室開放日，廣邀同好參觀。十年來，「伙炭」族群愈來愈大，年展更獲傳媒廣泛報導，參觀人次更逾兩萬，成為本地藝壇盛事。

2010年，參與「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」藝術家多達二百多位，可謂盛況空前。原來伙炭族群和工作室開放緣起，跟中大藝術系有密切關係。當年，數位即將畢業中大同學，為了延續畢業後創作的理想，進駐火炭，無心插柳之下，火炭變成了伙炭，薪火相傳十載，年展愈見成功。

如今即使是國際媒體，甚至外國藝術顧問，也專程來港參觀。

最初，火炭工業區內藝術家，不少是中大人。如今來自五湖四海的藝術家，多達數百；甚至還有專業藝廊。平日，工業區只見工人進出，一月份的連續兩個周末，「伙炭」舉行開放日，吸引了藝術愛好者、專業人士、藝術顧問，穿梭探訪深藏工廠間的藝術工作室。

廠廈搖身一變成藝術廊，氣氛馬上截然不同，參觀者各執大會的場刊，按圖索驥，拜訪散於十幢工廈工作室，藝術風格迥異，新舊交錯，是一趟奇特的藝術之旅。

伙炭薪火相傳十載

伙炭藝術家族群，集中位於工業區最高點：包括華聯工業大廈、華樂工業大廈和環球工業中心的多幢廠廈。

2001年，八位中大藝術系學生，四出尋找工作室，並成為最早進駐伙炭的藝術家之一，2001年落址火炭華聯工業大廈，成立「318工作室」。

此後，伙炭陸續吸引不少專業藝術家落戶；包括李傑(03新亞藝術)、石家豪(94新亞藝術，01研究院藝術創作)、周俊輝(03新亞藝術，06研究藝術)、陳曉君(05新亞藝術，09教育學院)等人，「318」成員之一林東鵬(02新亞藝術)成為全職畫家，後來也回歸伙炭。林東鵬回憶：「華聯位於火炭山麓，離火車站最遠，租金自然最低。高樓底和空間感，也適合用來做工作室。」

接著，中大呂振光教授亦在華聯開設畫室，後來變成著名的「一流畫廠」。伙炭的名字也在更多藝術系學生中間不胫而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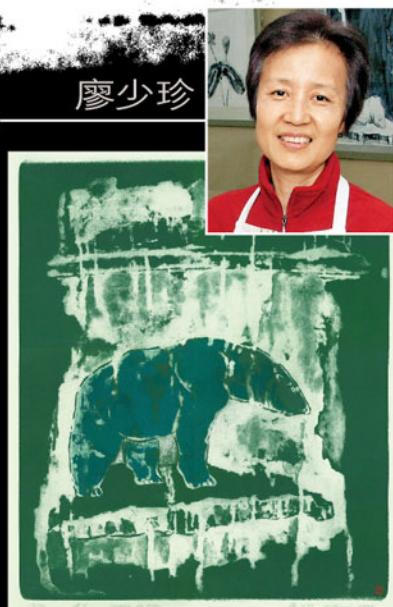


林東鵬

林東鵬作品《北極熊十一》現於香港「K11購物藝術館」展出。



漢雅軒畫廊於今年舉辦林東鵬個展時的場景。



廖少珍作品《望家之二》反映全球暖化問題，是09年廖少珍於觀瀾版畫基地期間創作，曾展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、文化中心、觀瀾版畫基地。

莫一新

「作品《Stone No.11》挪用了中國繪畫裡六法之「骨法用筆」：如牛毛皴、披麻皴和斧劈皴，去虛擬道家思想裡的五嶽與仙山（三仙山：方丈、瀛洲和蓬萊）——他對宇宙終極、時空存有的詮釋和希望，作為都市人現世裡一處歇息自處的想像。」



文鳳儀

「作品《My body, My Story》編織絲線般的金屬網狀物：構築脆弱無力的力量，打破金屬作品裡與外的概念，成為內省、詩意的表達；如星斗圖案的孔洞：來自古代女紅刺繡和織物的女性柔美本質的再思；當光照進作品，跟虛空的孔洞和柔弱的幼線構成錯綜複雜的影子時，最是令人迷戀。」



林東鵬曾經寫道，落戶火炭，與其說是需要空間，倒不如說是為了畢業後持續創作提供條件。當年「318工作室」舉辦開放日，從藝術系剛畢業的李傑，又在呂振光教授的畫室舉辦個展。2001年成為開放日起點，最後發展成為年展。

林東鵬說火炭毗鄰中大，也是落戶理由。「全港藝術書藉最齊全兩家圖書館，除了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，就是中大錢穆圖書館。」至今他仍是中大圖書館常客。

後來，林東鵬獲獎學金前往英國深造，回港後赴北京成立工作室，再在火炭成立畫室。林東鵬認為火炭藝術村有點類似紐約蘇豪區，甚至類似中國大山子橋的798藝術區。火炭獨特之處，不單是駐有成名藝術家和藝廊，更多是新晉的藝術家。

「本港藝術家創作較個人化，作品較小型，適合在工廠大廈內作業。國內藝術家則商業味較濃，作品較為大型，不少更是多人集體作品，需極大空間。」據林東鵬觀察，火炭很適合本港藝術生態，因本地藝術家個體獨立，作品也較小型。

叢集效應帶來機遇

火炭組織隨意，藝術家們除了籌備年展，彼此很少時間相聚。一般專業藝術家正常時間上班，兼職藝術家三五成群，共租一個單位，可能周末才回來，碰面機會較小。

林東鵬說火炭兼職藝術家不少，是試圖以創作維生的搖籃。「不少進駐火炭的藝術家，可能留下兩三年就離開。香港藝術圈子捱上數年，基本上已可全行混熟。」

「火炭的叢集(Cluster)效應，最明顯大概是最每年的「工作室開放計劃」年展，藝術家自由參與，可集體向外展示作品。藝術市場日趨國際化，外國來訪客，一次

過參觀多位藝術家的作品，也較方便。」

具地利可專心創作

比林東鵬更早發現火炭，還有一直專注於版畫創作的中大人廖少珍(76新亞藝術)。

七十年代，版畫曾盛極一時，後來式微，98年理工大學正棄置部分版畫機，廖少珍接收了其中一部。版畫機體積龐大，須找地方安置。香港公園的樂茶軒老板葉榮枝(75新亞經濟，77新亞藝術)是中大同學，茶庫就設小瀝源石門，向她推薦。「原本感覺不錯，只是小瀝源租金管理費太貴，負擔不起。」

98年，廖少珍終於找到火炭華樂工業大廈，租金便宜可作為工作室。「起初還擔心治安。但發現火炭有其地利，附近不少五金行，買版畫工具，材料很方便。」工廈又有飯堂外賣，隨傳隨到，埋頭苦幹時，幾乎可足不出戶。

廖少珍留學美國，見識過外國藝術家的偌大版畫室。本港寸金尺土，做夢也沒想到能擁有自己的畫室。2000年，她購入了華樂一個銀主盤，正式創立了弘藝版畫工作室，辭去理工教席，成為全職藝術家。「版畫器材甚佔空間，經常用銑盤清洗工具，沒有工作室就不可能創作。不是當年樓市崩潰，想來難以實現夢想。」

廖少珍丈夫馬桂順博士(76新亞藝術，80教育學院藝術，91研究院藝術)是前香港教育學院藝術系高級講師，亦是藝術系同班同學，熱愛國畫創作，年前提早退休在同一層也購下一個單位闢作畫室，夫婦兩人，各據一單位創作，自得其樂。

解決創作空間難題

火炭另一對藝術家夫婦，則是莫一新(93新亞藝術)和文鳳儀(90新亞藝術，99研究院藝術，08研究院

宗教研究)。莫一新擅長選用不同素材，製作大型公共藝術，作品散見本港商廈、國際機場、甚至港鐵車站。文鳳儀的作品甚至能在蘇富比拍賣。

目前，莫一新跟數位中大藝術系畢業生，分租一個單位，進行前後期製作。他說進駐火炭，多少受呂振光教授的影響。「呂教授畫室開幕前後，有不少文化活動，令地區藝術氣氛提昇不少。」畢業後，莫一新在中大藝術系兼職任教「後來作品漸多，家中空間漸感不足，加上部分作品，前後期創作要更多空間，故此跟學生合租了工作室。」

莫一新說，畢業後全職創作的同學，不少甚具才華，有時甚至可以幫助他，解決一些作品技術難題，也願嘗試較新手法。「新進的藝術家會更進取，探求一些另類媒介和表達手法，對較成熟藝術家有時會帶來啟發。」

莫一新說，伙炭解決了創作空間難題。「以往藝術家在家中創作，往往侷限了形式和媒介。例如某些工序，利用機器切割打磨，甚至燒焊，或者發出難聞異味，很難家中進行；香港家居狹小，甚至要朝行晚拆，亦打擾創作思緒。」

工廈環境惡劣，但無損創作，莫一新笑說：「火炭工廈衛生條件不太理想，內有食物加工行業，氣味有時很刺鼻。不過，部分藝術創作也算厭惡性行業，作業時塵土飛揚。」

工作間變展場

伙炭也培養了一些國際級藝術家，97年，謝淑婷(97新亞藝術)從中大畢業，獲邀(這次沒獎學金)往日本著名陶鄉愛知縣常滑市交流三個月，開始專心陶藝創作。回港後她獲樂天陶社獎項，任職教師的課餘，深造陶藝技巧。99年，她舉辦首次個展，原本儲足旅費，希望像

同是中大藝術系畢業的姊姊謝淑妮(93新亞藝術)赴美國留學。

可是，謝淑婷赴美數星期後，母親卻確診老人癡呆，她又是老么，只有回港照顧母親。但她已辭去正職，只有轉到中學，兼任課外陶藝教師，2000年成為伙炭人，2002年更購入單位，成立「逍窯宮」工作室。

謝淑婷說，電窯耗電量大，燒製作品時會出現濃煙(後期才接收藝術系棄置電窯)，於是在工廈成立工作室。她一直寄情陶瓷藝術，業餘進行創作，卻想不到一場沙士疫症之後，她竟成了全職藝術家。

當時，她的工作室旁有家專收集故衣轉賣的店子。堆積如山的舊衣，帶來創作靈感。她嘗試以衣服纖維，浸白瓷漿素燒製作，原來的物件燒燼成灰，剩下衍生的白瓷薄殼，作為記憶裝置，效果竟幾可亂真。

2003年，謝淑婷參加了工作室開放計畫，這批作品成了展品。嶄新的意念，馬上吸引來參觀的香港藝術館注意，洽購收藏其作品。

「2003年，全港受沙士疫潮侵襲，人心惶惶，全港學校停課，陶藝班停辦。工作室開放日，我發現作品受青睞，信心陡增，於是回到工作室，潛心創作一系列作品。」這批作品獲當年的「香港藝術雙年展」藝術家獎，後來為香港藝術館收藏。此後，她的作品陸續獲多國收藏。

「我算是工作室開放計畫得益者之一，希望年展繼續辦下去。」

中大人接續租用

伙炭也吸引不少剛畢業的新晉藝術家，包括由七女一男，大部分剛畢業中大人組成的覓絲米地亞(「MiSiMiDiYa」)，包括了09年新亞藝術畢業的蔡鈺娟、蘇綽玲、高倩彤、賴宛珊、謝振聲、

謝淑婷



謝淑婷作品《母親》，以母親回憶為主題，拼貼出屬於她的故事。09年曾展於日本「福岡亞洲美術館」Artlier畫廊《回歸：尋找甜蜜之家》專題展覽。



覓絲米地亞(後排左起)蔡鈺娟、蘇綽玲、謝振聲，(前排左)高倩彤、賴宛珊。



覓絲米地亞何倩彤09年作品《情隔萬重山》繪製私人地圖，在特定的時空關係裏設想討論。曾展於香港「agnès b.'s LIBRAIRIE GALERIE」。

梁寶山



何文聰



何文聰作品《ShotTheMan!》。

胡偉寬、張冷雪，以及08年畢業的何倩彤。此批新人類以創作混合媒體 (Mixed Media)，變調即成「覓絲米地亞」。

覓絲米地亞的成員，主要都是2009年畢業，才搬入伙炭不到一年，畢業前都曾拜訪過師兄姊的工作室。第一年參加工作室開放，已駕輕就熟。謝振聲是唯一男生，專門以音樂從事混合媒體創作，兼職教琴。他說工作室的環境，讓人更能專注創作。

2003年，伙炭開放計畫從藝術圈內活動，擴展至開放予公眾人士，並第一次採用「伙炭」的名稱。此外，參加的藝術家也從十多人，急增至三十多人，除了組織聯絡工作，製作專業場刊，也要吸引媒體報導，吸引不同的人來合作，包括了平面、音樂或表演藝術創作，設計、行政或策展人員等。

當年的經驗，部分藝術家意識到，伙炭開放計畫必須有更好組織力，才能更上層樓。那年火炭，由五位中大人組成，包括白雙全 (02新亞藝術) 等的「二樓五仔」工作室，邀請梁寶山 (96新亞藝術，00研究院中國藝術史) 任總幹事。

梁寶山擅長藝術策畫，果然不負所托。2004年開放日成為年展的分水嶺。

梁寶山憶述：「當年藝術發展局撥出一筆資金，用於製作場刊。當年約有二十多工作室參加開放日。我招納了藝術系不少師弟妹當義工，既採訪工作室，又充當攝影，輯錄成《伙炭—工作室開放計畫2004》。」

梁寶山說組織鬆散，反而有利，不會發展出「大佬文化」，互相平等對待。「藝術家都很聰明，只要有適當空間，就能盡情合作發揮。」

梁寶山認為，「伙炭」受到媒體注目，多少跟政府大力推動「西

九文化藝術區」有關。「問題在於，政府在西九只注重文化藝術的『消費』，以為從西方引進舶來品，就可以推動本港文化藝術。其實沒有『供應』，何來『消費』？伙炭正好是本土藝術市場供應者，不過長久為人忽略。」結果，梁寶山借了「西九」的東風，點出了本土藝術，早存火炭市井工廠之中，不假外求，引來傳媒爭相報導。

開放日為藝壇盛事

當年，開放日後還舉辦晚會，請來樂隊助興，卻出現尷尬場面。「工廠區食肆到了周末，基本上生意清淡，水盡鵝飛。雖然事前曾知會食肆，大牌檔老板鄰半信半疑。結果當晚不夠食物，嘉賓都餓著肚子離開。」此後，伙炭食肆都不敢怠慢，每逢開放日，都趕緊準備，迎接參觀年展的大批遊客。

疵不掩瑜，2004年仍被公認是開放日年展的轉捩點。當年，媒體的大量報導，伙炭廣為公眾認識，甚至成為議題。伙炭開放日氣勢愈燒愈旺。

梁寶山說，初期展覽安排較為混亂，如缺乏保安維持秩序，升降機又不熟應用。近年幾經努力，人流安排才略見暢順。

最近兩年，工作室開放日籌備工作，交到另一位中大人何文聰 (07新亞經濟)手上。何文聰多才多藝，唸的不是唸藝術系，畢業後卻投入傢俱和雕塑創作，甚至參與舞台佈景設計。目前，他管理華聯地下G16工作室，為伙炭唯一的藝術書店和咖啡室，也舉辦展覽。何文聰兩度連任開放日的主席，工作表現幾乎交口稱譽。

「何文聰唸的是經濟學，運籌和經營較好。如果找位唸藝術來主持，效果可能有所不如。」數位受訪的藝術家皆如是說。梁寶山說藝術家聰明，足見此言不虛。



伙炭藝術家族群，集中位於包括華聯工業大廈、華樂工業大廈和環球工業中心的多幢廠廈。